

梨园往事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解波 著



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母亲已万念俱灰。她十四岁学戏，十四载唱戏，舞台上病倒，爱河中败北，又兼时局动荡，风云变幻，心力交瘁，茫然不知生活的希望在哪里，更不知如何鼓起勇气重新扑进人生的风雨；她伤心欲绝，命若游丝，游丝牵扯着难以割舍的一双儿女，使她不能抛弃这个世界而去，又不知怎样在这个世界里安排自己……

梨园往事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解波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园往事: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 解波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777-5

I. ①梨… II. ①解…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971 号

书 名 梨园往事: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著 者 解 波

责任编辑 蔡晓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77-5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偉樂和相館
總發行所

卷首语

有梦总比无梦好

人是有梦想的。人生本来只是一个过程，想活得有意义，从一开始就要寻找梦想，一直找到结束。没有失去，便没有得到，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者，生命实际是终止于寻找。

今夜有雨，我无法抹尽玻璃上的满面清泪，无法挥去心尖上的淅沥痛楚。捧读父母的旧笺，宛如依偎着一件留有双亲体温的旧衣，痴痴迷迷地走进去，走进一条退往父母年华的春光甬道，沿着甬道，去探究他们的生命之谜。我恍然憬悟：我的父母是有梦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不懈地努力，竭尽心智地奋斗，经历了种种艰辛与苦痛。可以说，他们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一路踉跄，然而，他们一路在前进。哪里有他们带血的足迹，哪里就有他们留下的芳香的花朵。他们的奋发与韧劲，我等实难望其项背。

弥足珍贵的是，他们身经磨难，历经人间沧桑，却没有失去赤子所独有的坦然诚荡之心，一腔奔流着纯真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热血。

长期以来，我的幼稚、疏忽与鲁莽，给他们平添了多少烦难和伤痛。

大梦初觉，他们早和我人天永隔，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无处诉说。

痛苦的回忆给人的折磨远比痛苦本身更锋锐，洞穿了我暮年的平静，思前想后，依稀觉得，梦想也是脆弱的，命运和现实能轻而易举地把它碎为齏粉。我的父母有过鱼龙曼衍的美丽，更有过幕燕釜鱼的悲怆，留下各自的遗憾与苦痛。

然而，有梦总比无梦好。无梦者，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无异于行尸走肉；有梦者，风生水起，踏浪擒蛟，倒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父母虽然梦碎，并为偃蹇的命运锥心泣血，我感动肃然，怵然而又怅然。

历史是一部循环往复、陈陈相因、代代出新的大戏。每代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顿悟。

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弹片一样深嵌于心房中的往事，应和那清清冷冷的雨声，足矣！

目录

卷首语

有梦总比无梦好 1

第一章	少年雄胆气凌云	1
第二章	转蓬漂泊游子意	10
第三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22
第四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32
第五章	自古英雄本无主	47
第六章	浮世从来多聚散	62
第七章	弄璋喜庆添愁怨	75
第八章	暗风吹雨入寒窗	88
第九章	春雷一响惊蛰起	98
第十章	欢不成席伤心泪	112

第十一章	豪情剑气入云霄	123
第十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137
第十三章	古今绝顶人来少	150
第十四章	寒霜抖落向霞光	166
第十五章	斜阳娇媚天将暮	180
第十六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	193
第十七章	陌路坎坷步履艰	205
第十八章	乱云笼日暗心伤	224
第十九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	233

尾声

波涛尽处是天涯 244

第一章



少年雄胆气凌云

一个没有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为大都会。

中国母亲河长江入海口的滩涂一隅，西晋永嘉七年（三一三年），印度洋漂送来两尊丝绢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了《浮海石像碑铭》，盛唐年间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三二窟，留存有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遥远的福祉似乎昭示着这片土地将引领大陆的目光朝向蔚蓝色的大海。岁月如驰，千载一扫而过，蔚蓝色大海送来的不再是石佛，而是全副武装的英国炮舰。在东西方文明的铁血撞击中，这片弹丸之地孕育繁衍出比罂粟花还艳美的大上海，这本身就是传奇，传奇的都会又层出不穷地制造狂想式的传奇。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盛夏，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独自从上海奔向南京，生生地硬闯国民政府官邸，扬言要见蒋介石。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父亲解洪元，这段传奇经历成了他晚年回忆的一粒晨星。

那天，孤独的晨星闪烁于暗蓝色的天际，播撒下亮晶晶的希望。他像一条小鱼，溜出南京路昼锦里童帽店的后门，滑入空寂寂的弄堂，郑重地按按漂白对襟小褂的口袋，那里珍藏着两件物品：一件是他从账房抽屉里私取的几块银洋，一件是有些泛黄发脆的小册子。

他“游”出南京路，回首望望疲倦在晨光中的路灯，望望酣睡在甜梦中的商号招牌和公司大楼。潮起潮落的南京路，通向大海的南京路，容不下一条小鱼，他只能逃离。

上海北火车站永远灯火通明，熙熙攘攘，他买了张最便宜的沪宁线火车票，自然是趟慢车，逢站必停。上上下下，大多是耕夫织娘，果农菜贩，挎着拎着鸡笼鸭笼，瓜菜杏李。阳光如蜜，如蜜的阳光黏稠了乱哄哄的车厢，挤得我父亲无立锥之



地,急得他汗浸漂白对襟小褂。

车刚刚喘着粗气出站,掠过几片水塘田野,又笃悠悠地停靠一处小站,下车的人嗡嗡营营,推推搡搡,一位系蓝印花布头帕的阿嫂,挺着大肚子,挎着两只大竹篮,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大脚,拖曳笨重的身躯,踉跄几步便玉山倾倒。将倒未倒之际,近在咫尺的我父亲,动若脱兔,拨开人群,托住了圆如滚筒的腰腹,提起了訇然落地的竹篮,扶定阿嫂挤下车门。月台上,阿嫂惊魂初定,回看出力相助的壮士,竟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不觉目光定定,仿佛从眼底伸出一只手,抚摸出一片怜惜和喜爱。片刻,她扯下蓝印花布头帕,捧出竹篮里的瓜果,包成一袋,硬塞给小男孩,嘴里念念有词:“菩萨保佑依,菩萨保佑依……”

我父亲傻望阿嫂鹅行鸭步地离去,猛忆起行侠仗义不应求报,正想追上几步,车铃声骤响,他慌忙窜上踏板,坐于车厢交连处,解开蓝印花布头帕,浓浓清香扑鼻,勾出了他的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清香甘甜流淌在齿颊,滋润着肠胃,催发了困倦。耳畔犹自回荡着“菩萨保佑依”的祷祝,眼前涌现出蔚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浪花你追我赶,就像一簇簇盛开的白玉兰,转瞬间,玉兰花落,海水退让,展露出两行乌蒙蒙的冬青树,一条平坦坦的大道,远处震响橐橐的军靴声,近啦,近啦,好几百双军靴,每双都像他父亲——我祖父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军靴。忽然,军靴散开,蒋总司令一身戎装,腰佩长剑,出现在他面前,倾听他的诉说,翻阅他的小册子,抚摸他的短短寸发,赠送他一匹火龙宝驹……

尖锐的痛刺碎了好梦。睡眠惺忪,看见一个黑衣人正在踢他,看见空荡荡的车厢内扫帚翻飞,看见尘土纷扬中飘落不干不净的谩骂。他恍然意识到:南京下关车站到啦!

一九二九年夏天的南京,依然弥散着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隆重庄严严肃穆的气氛。我父亲冲出车站,东张西望,好奇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小客栈、小店铺。店小气派可不小,没有人出店招揽住宿吃喝,只有店幌子随江风飘扬。他心急火燎,寻了几位看上去有身份的旅客,打听去中央政府的路径,得到的不是漠然摇首,就是狐疑一瞥。他无奈,只能跳上一辆黄包车,连声催促去中央政府。

上海吴语和南京的江淮方言大有出入。我父亲又习惯地称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言差语错,黄包车夫先奔紫金山中山陵,后转秦淮河畔夫子庙。暮色苍茫,秦淮迷离,满载着一江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他恼怒的抱怨声,招引来几辆黄包车。首都的黄包车夫宽容大度高傲,其中有位能听懂吴语,把小男孩拉回下关车站的一家小客栈,并约定明早送他去国民政府官邸。

翌日清晨,我父亲探头探脑,晃来荡去,徘徊于国民政府官邸前。那座古老巍峨的宫殿式建筑群,地一样沉稳,天一样神秘。大门厚实的山墙上耸立旗杆,高处



耷拉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他抬眼望旗，惊诧地发现蓝色天宇堆积起灰色绵羊般的云团，云团中滑行着一颗太阳，一颗白得暗淡无光、有气无力的太阳。他低头扫视三大门洞，门洞内甬道漫长，殿宇重叠，掩隐于烟柳朦胧中。他推断，蒋介石一定坐镇于最深最后的楼房里。

不错，最深最后是国民政府主席办公楼，前面有重重卫兵把守的三大殿，寒气森森的麒麟门，平民百姓插翅也难飞入。

大江大河边的子民，血管里流淌着水的浩歌，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如钟如磬，如雷如鼓，如风如电，催促着他们中的活跃分子，不肯安分守己，热衷变异闯荡，敢于铤而走险……

这种仗剑游四方的胆识和豪情，在吴越文化中伴随明清王朝的羸弱而稀薄，但永远不会绝迹。

我父亲脉管内兼有黄浦江的奔腾和辛亥志士的热血。阴云四合，天昏地暗，灰色的天，灰色的墙，灰色的甬道，灰色的卫兵，挡不住一颗活泼泼的心。他抻平漂白对襟小褂，甩去额颊油灰汗珠，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右手抽出口袋内的小册子，高高地举成了一面旗帜，像一柄寒光四射的出鞘利剑，嗖地刺向门洞。

小男孩勇猛闯关，大胆大妄为，太超越常规。两名持枪肃立的卫兵，未能及时拦阻。不知门洞内侧什么角落，杀出一条粗黑汉子，如镇宅门神挡住去路。一名卫兵平端刺刀飞快逼近。刺刀寒光闪闪，我父亲收住双脚，寸寸后挪，扯着嗓门争辩：我有凭证，我爷认得蒋总司令，我要见蒋总司令。

那门神愣了一下，接过了那本泛黄发脆的小册子，看见了民国二年（1913年）的年号，看见了小男孩用手指点的与蒋介石并列的解子和的大名，挥手让卫兵退回。

解子和是谁？门神瞪圆眼珠问，小男孩结结巴巴地答。我无缘得见祖父，雪泥鸿爪，灰线草蛇，依稀梳理出解子和的人生轨迹。他出生于镇江葛村，在解氏祠堂的宗族氛围里成长，竟然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七将军”之一的同乡解朝东一样，毅然走出江村，追随中山先生，献身光复大业。他与宋教仁交深谊厚。宋氏遇害，他参与守灵和护送灵柩。至于这本小册子，应诞生于辛亥志士擎举“二次革命”义旗的血与



我的祖父解子和。



火中,解子和名列筹备委员会,职责为筹饷员。同年二月,他在上海宝记照相馆留影,这是我见到的祖父唯一真容。宝记照相馆是清末民初上海最负盛名的照相馆,常有政坛人物和达官巨贾光顾。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弟解基钧清楚地记得家中曾有解子和出任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委任状。不知何故何时,他从军界转向实业,创办了“上海萃华皮革厂”,常与国外客商交易,获利丰厚。后来,因为一份海外五百双军靴的订单,定而不取,拖垮了皮革厂。解子和投奔他大哥解子霖,屈居苏州三新旅社襄理之位。仕途坎坷,朋党水火,商场失意,郁结出一枚枚穿骨瘤子,幻变成四十三度春秋的人生句号。其时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政府敬其曾效力辛亥革命,发送了两千元抚恤金。

人去茶凉,官衙前的门神属于最势利的一族。他的目光如铁扫帚,扫遍小男孩的全身,扫断小男孩的诉说,折回门洞。

“长官,长官,我要小册子,我要像爷一样……”我父亲尾随其后,急急表白自己的从军热望……

那门神车转身躯,面色铁青,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呵斥:“小叫花子,快点滚开,再来捣乱,小心请你吃一粒黑枣。”他一扬手,小册子高高地轻轻地飘落到马路中央。

一辆辆汽车、马车驶过,碾压薄薄的小册子。小册子痛苦地翻滚呻吟,支离破碎。

小男孩像一只阴霾密布时的蜻蜓,低飞俯冲,和车轮抢夺片片纸页。身边落满车夫们的詈骂:“小赤佬,不要命啦!”劫后余生的纸页,已经残破零落,溃不成军。小男孩无计复原,无奈抛洒,眼睁睁看着希望变成一只只蝴蝶飞离。

美梦成灰,我父亲进退无门,有家难归。

我祖父解子和有三房妻室。那个时代,男人娶妾是事业有成的标志。他在葛村乡间有发妻,上海有广东籍的解陈氏和苏州籍的解李氏。这位辛亥志士的家庭观念新旧杂糅,既不遗弃前妻,也不确定各方名分,于是后院勃谿丛生,最终为遗产分割演出了全武行。我父亲是解李氏独子,自小目睹母辈争闹不止,搓揉了他对家的依恋。他的天地在弄堂,在形形色色的嬉耍之地,每每撒野闯祸。我祖母姑息溺爱,我祖父粗暴凶狠,更扭曲了他的顽劣。

顽劣跟他的落生时分有没有关系?他自己初初填写为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一日,随年龄递增后移,晚年直言应是乙卯岁尽前三日。他从未解释为何故意前移?我推敲良久,恍有所悟:乙卯岁尽,玉兔将纵,有兔子尾巴长不了之忌,怎能成大器作栋梁?我父亲落生之处为上海福州路萃华皮革厂门市部二楼,正是生意兴隆时节,新添弄璋儿,意味喜庆吉兆。我祖母呼为小毛,以低贱保长生;我祖父依族谱起名亦武,表明讨袁护国寸忱;私塾先生定学名洪元,洪即大,元即一元复始,意喻鹏程万里。我父亲后来又有别号解梁,指为栋梁之材。栋梁之材当然要避讳短短的



兔子尾巴啦。至于选择四月十一日,只能强解为乙卯四月莺飞燕舞,水草肥美,十一日恰逢商会聚众,宣传爱国自强,提倡国货,浩浩正气沛乎天地之间。

人愿难违天意。宿命的兔子尾巴无力甩去。我父亲换三所学校才读至小学五年级。

他挑剔私塾先生冬烘,书包塞入文庙石缝,热衷于打弹子踢足球;他低看苏州三六湾萃英小学,经常逃课游荡,曾因玩套圈负债,私取祖父手表抵押。他随寡母返归上海,蒙表亲解梅生资助,插班进读通惠小学。家道式微,求学不易,像流星划过他的脑际,复悄然失落。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偏爱地摊上的卖艺锣鼓,茶楼上的俏唱丝弦,尤其嗜好那些英雄豪杰、扶危济困的戏文。恰好,大姨夫家有他人敬赠的戏票,他约了同学去看《封神榜》,夜半翻墙越门返校,仍热血沸腾、豪情冲霄,拖出寝室枕头,顶在头上权充冠盖,在操场上比画起花拳绣腿,吵吵嚷嚷称王论霸。搅乱校园清静在前,五年级大考不及格在后,以他为首的七名顽皮学生,被校方除名。

若我祖父在世,定将逆子用鸡毛掸子暴抽,罚跪背书,再另择校门。大树倾倒,我祖母女流之辈,舍不得动戒尺,无能力找学路。自从她从苏州返沪,在南市张家弄支出一片小小帽子店,生意往来,结识了南京路昼锦里童帽店老板娘,盘算让儿子受管束和苦楚,也许能消退几分野性。

童帽店添了个小学徒。当学徒就要烧火提水关牌门,挨骂受气拧耳朵。一日,账房内少了些铜板,伙计们互相推诿,赖在小学徒身上。老板娘的漫骂像一盆盆脏水任意泼洒。

向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焉能蒙受无端羞辱。我父亲一夜无眠,辗转反侧,无意间触及压在枕头下的小册子,那是他偶然从我祖母箱底翻出,觉得非同寻常,故而随身携带。倏然间,诱人的念头像晨星闪亮。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想必会顾念往昔革命同志情谊,妥善安排一个遗孤。

光明在前,我父亲舍弃了单薄的小包袱,怀着无法洗刷的冤屈,干脆坐实了自己的不轨,逃离了南京路上的童帽店。

南京壮行真的比兔子尾巴还短。

他无颜回上海,想去投奔苏州老外婆。

唧唧唧唧,晃晃悠悠,车窗外浓浓的铁灰色益发滞重、沉闷,压抑得车厢内像个大蒸笼,男男女女像爆豆子般的流淌汗水。陡然间,一道闪亮的火练划破阴晦,一阵震耳的霹雳滚过天际,一阵铺天盖地的喧哗,狂风挟带暴雨刮进车厢。乘客七手八脚踏下车窗,窗玻璃上满面清泪。我父亲觉得那是他心中的愤懑和泪水,可是,他不知道,那是我祖母飞瀑般的辛酸泪珠。

事实上,我从未见过我祖母的泪,只听说,她一生中只落过三次泪。第一次是



丈夫英年早逝，第二次是独子神秘失踪。当童帽店老板娘气势汹汹寻衅上门，她神定气闲，倒打一耙，立逼老板娘归还她的宝贝儿子。老板娘只得偃旗息鼓败归。我祖母料定劣子藏匿于嵩山路仁安里，那里居住着我祖母的姐姐，我们称她们姐妹为大小阿婆。大阿婆嫁作富商妻，家境优裕，膝下无子女。她心地仁厚，培养小弟上学工作，且宠爱聪明淘气的小侄子。妹妹找到姐姐，姐姐比妹妹更心慌意乱，急差小弟回苏州娘家，结果无功而返，复又恳求丈夫吴先生出面，广求踪影。

吴先生是大衣店老板，又是生意场上白相人，他调集小兄弟遍寻犄角旮旯，仍无音讯。吴先生追问小侄子去过何等尘喧之地？我祖母吞吞吐吐地道出，孽种幼时曾被同伴拖去十六铺码头游水，亲眼看见同伴从江面漂浮的大麻袋中偷取烟土。孽种不沾烟土，拒绝分成，但出于刺激和义气，几度陪同望风，不知后来……

闯荡江湖的吴先生言无禁忌：小赤佬偷土，捉牢勒会种荷花……

“种荷花”是帮会用语，意即将活人投江淹死。大阿婆明白丈夫的意思，急得连连念诵阿弥陀佛；小阿婆是聪明人，猜出了凶兆，滚珠似地涌出了泪流。

日历一页页地翻动，希望一天天地黯淡。我祖母乌黑的发髻闪现星星点点霜花。幸亏还有个女儿，比儿子小四岁，也比儿子乖巧伶俐、能言善辩。小小年纪，会帮她跟解陈氏争吵，会逗她减轻锥心泣血的悲痛。女儿还拖来同窗好友徐云芳，一起陪伴丧魂落魄的母亲。

小男孩不会想到私自出逃给母亲带来的天塌地陷。也许，年轻就意味着冲破家庭的藩篱，意味着冲向无拘无束的天地。

初飞受挫，我父亲直奔苏州解子和墓前，狂泻胸中的悲愤。

雨后初霁的墓园，寥寂少人影。他的号啕引来了卖货郎。“小先生，小先生，勿要哭勒，买点锡箔长锭烧烧好哇？”一声连一声的沙哑兜售，催促起我父亲。当他转身面向卖货郎时，那人像撞见了鬼，挑着挂满锡箔长锭的大竹竿，磕磕碰碰地后退，慌慌张张地逃离。

我父亲惊讶莫名，慢慢蹭出墓园，去小河边洗洗泪痕。小河水清粼粼、蓝盈盈，倒映出花一道、黑一道的怪脸，那件印满汗渍和污痕的小褂，抖抖前襟，冒出一股股酸臭味。他想起了门神的呵斥：小叫花子！潦落狼狈，有何面目去见老外婆！

疲惫的脚步仍拖他踏上熟悉的青石子路，过金阊门，进石路街，再拐弯，就看见两扇像外婆一样苍老的木板门。薄暮沉翠，夕阳洒金，古旧的街巷朦胧出柔和与亲切，召唤着迟归的游子。游子心上长满了水草，脚下羁绊住渔网，去意彷徨，徐行徐慢徐懒。

徘徊间，闪烁迷离的晕黄灯光，软糯婉约的叫卖嬉戏声，随风飘近，交织成一片模糊，好似碧波万顷中细浪啁啾。黄浦江游出的一尾小鱼，摇头摆尾游入了他幼时熟稔的游乐之地——小玄妙观。至今，苏州观前街犹存玄妙观，而阊门外小玄妙观



已荡然无存。其实，阊门乃春秋阖闾所建吴国都城八门之一，素享盛名，直至晚清，苏州府仍管辖上海县，河汉交汇的阊门，一直是长江三角洲的一处商贸集散地，小玄妙观极有可能是商贾出资建造，后随上海开埠而衰颓。

据我父亲回忆，他少年时的小玄妙观已经香火冷落，周围成了城郊百姓的嬉乐之地，有菜馆、面店、戏棚、赌场；有小贩叫卖馄饨、藕粉、豆腐花、五香茶叶蛋；有剃头摊、算命测字摊、卖古字画摊以及数不清的耍拳、飞镖、套圈等杂耍嬉戏……

小男孩成了小打杂，帮店家摊贩洗碗、跑腿，代游兴正浓的人们买吃食、香烟。白天忙忙碌碌，跑跑颠颠，混口饭吃；夜晚蜷缩于观檐庙廊之下，躲避风雨。

三两阵霜风，一两滴寒雨，五六片轻轻旋落的黄叶，穿透了那件污黑破烂的对襟小褂。恰其时，小玄妙观迎来了京戏草台班，热热闹闹的锣鼓敲暖了小流浪者的心。

那时的草台班常常演到最后一二折，大开方便之门，放无钱买票者入内看戏，俗称“放汤”。每当这个时候，我父亲像飞行的箭簇，准准地扎在台边，目不转睛地看；每日清晨，他像小小门童恭候在草台班喊嗓的空地，支棱着耳朵静听。天天看，日日学，有些唱句他也能哼成曲调，唱出气势。

一日，我父亲送两只空碗回店铺途中，被金戈铁马般的唱腔绊住双腿，趑转草台班栖身的棚屋，隔屋倾听，越听越痴迷，随手把碗顶于头上，拍手顿足，亮开嗓子，忘情地应和唱合。吱呀一声，木门猛开，闪出了一位金樽铁板式的壮汉。我父亲乍然受惊，踉跄后退，两个青花碗摔成几瓣。他不知所措地蹲身去捡，一双道劲的大手把他轻轻扶起，两只炯炯有神的豹眼把他细细打量。小男孩宽额广颐、浓眉朗目、鼻正口方，耳际高与眉齐，耳垂柔软成涡，眼神单纯坦荡，流淌出充沛旺盛的活力。“好坯子！”壮汉脱口赞叹，赞叹小男孩相貌清俊而不失豪放，嗓音洪亮而不失宽厚。这位草台班的花脸杨奎官，早有心寻觅传人，早留意这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主动提出收于门下为徒。

磕头拜师。师傅替徒弟赔偿了馄饨碗，从衣摊上购回了衣裤鞋袜，命徒弟去小河僻静处洗沐更换；从灶间寻来大兰花瓷碗，嘱徒弟去厨娘处盛回满满糙米饭。再不用风餐露宿，再不用苦等“放汤”，一颗漂泊的心鼓涨成一只彩色气球。

气球只有短暂的美丽升腾，终结是永恒的爆裂破碎。

草台班漂泊江湖，卖艺求生，看重的是一个“艺”字，“一招鲜，吃遍天。”没有真功夫，别进草台班。杨奎官性格暴躁粗旷，课徒严峻急迫，责令徒弟日日站桩托砖朝天蹬，天天喊嗓练曲习戏文，稍有差池，轻则厉声叱咄，重则挥鞭抡拳，娇惯的小男孩，哪里肯忍受捶打鞭笞。幸好，他爱戏，他聪颖，学戏如有神助，稍许习武便有模有样，稍加练唱便有板有眼。

偏偏杨奎官求之切，迫之急，责之严。他认定十四岁坐科年龄偏大，坚信小男